

明天， 去迎接陽光



艾雯 著

整個世界就在外面，展示在陽光下，
像一座茂盛、綺麗的大花園，
生生不息，廣袤無垠。

明天，去迎接陽光(原《浮生散記》)——詩文之美(72)

著 作 人：艾 雯
發 行 人：程顯顏
總 監：林蔚穎
總 策 劃：顏崑陽
編務主任：呂月玉
編 審：張榮森
企劃編輯：許杏安
美術編輯：尤佳施
發 行 所：漢藝色研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公 司：台北市仁愛路四段122巷63號9樓
電 話：(02)702-4333
印 刷：躍昇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製 版：虹宇印刷製版有限公司
喬茂印刷製版有限公司

初 版：中華民國79年1月出版

劃撥帳戶：漢藝色研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劃撥帳號：0788033-5
出版登記：局版臺業字第叁叁貳捌號

總 經 銷：錦德圖書事業有限公司
地 址：台北市汀州路426號2樓
服務電話：(02)394-4854 • 393-8109

本書如有缺頁、誤裝，請寄回交換
著作權所有，不准以任何方式翻印或局部轉載

定 價：新台幣 130 元

ISBN 957-622-020-3

明天， 去迎接陽光



新版小言

每個人在成長、成熟到領悟生命的意義，自有漫長的生存之路要跋涉。同時，也必需經歷一番苦澀辛酸、起伏不平的心路歷程。現實總是會壓抑心靈的渴慕、限制意願的嚮往，不甘屈服的叛逆精神和拙於行動，乃形成無休止的衝突、掙扎。對久被囚困狹隘環境、苦悶生活中的靈魂，紀德在他那本教人求超越、求解脫的〔地糧〕中諄諄提示：「別停留在與你相似的周遭，永遠別停留。當一種環境已與你相似起來，或是你自己變得與環境相似，此刻它對你不再有益，你應該離開它。」是一種警告，一種喚醒，亦是一種顫動。與「環境相似」有如安逸的陷阱，常常會在不知不覺中越陷越深，以至不能自拔。

所有未知的港灣，有我探勘的意願；所有伸展的道路，有我行走的欲望。當步履不能到達，惟有代之以惓惓思想，尋尋覓覓中，不時提升精神，從凡庸中擢拔。不斷擴充內在，開拓心中丘壑。絡繹寫下這些篇章時，積鬱漸覺舒解，心胸也較開濶，等一九七三年離開居留了二十年「已與你相似」的

小鎮岡山時，也就結束了這一系列文字。適出版社索稿，便採用原來總題目「浮生散記」作書名出版。

之後，總嫌「浮生」兩字太飄忽了，不符合旨趣，也不夠積極，人歷盡試煉，追尋理念，祇為肯定自己，焉能飄忽隨命！趁這次重新出版，本想根據原來的意思，改名為「心中丘壑」，而漢藝色研出版社兩位年輕的負責人和編輯小姐，却認為其中一篇〈明天，去迎接陽光〉作為書名比較響亮。

生命的腳步漸行漸遠更深，心中丘壑已是綠蔭掩映，靈光自照，雲淡風輕，恬淡自適。而在現實世界裡，祇要是晴朗的日子，我每天清晨便踏着露珠去山崖、溪邊，共花樹溪水一同迎接朝陽。陽光照亮自然萬物，帶給我健康和滿心歡喜，相信太陽下永遠有新的東西。明天，是未知，是期許，是盼望。明天的陽光，一定更美好！

艾雙

一九八九·初冬

目錄

心中自有丘壑在

7

道路伸展的地方

19

携回一束小花

33

舊年新歲

47

牆和橋

59

家與燈

· 73

站在比現實更高的地方

· 85

明天，去迎接陽光

· 101

昨夜風雨中

· 115

夏日，在燃燒

· 131

心中自有丘壑在

×月×日

又是沉悶的日子。低氣壓，密雲不雨，空氣中彷彿佈滿了忍忍的濕霧，黏附在人身上，沁入吸呼中。這樣的天氣，最是令人煩膩。

膩味的生活就跟這樣的天氣一樣。祇不過在陰鬱窒悶的日子中，還可以盼望明朝是晴朗的好天氣，或者落雨颳風也好。唯有不變的生活，永遠是一座轉動不停的巨磨，那樣冷酷無情地碾壓着繫在它旁邊的人們所投下去的青春、美夢、希望、理想……

年幼時不懂得生活，以為祇是嬉戲玩耍、祇是童話故事中公主和王子美麗的傳奇。年輕時憧憬着生活，認為那是多采多姿，充滿着熱情和冒險、溫馨和詩意。祇有當生活的鐵軛真正套上了頸脖的人，才深深體會到有一位過來人下的結論：「生活是什麼？祇是一堆瑣事的總和而已。」

「瑣事的總和」一點也不錯。看看那些日常生活中最瑣碎而又最費神的衣食住行，從一枚針、一撮鹽，到安排一角遮風避雨的居處，耗費了一生中多少的時間和心力！看看那些最繁冗而又毫無意義的俗務：酬酢、應對、感情的糾葛、責任的負荷、人與人的相處，以及工作、權位、浮名……又剝奪

了一生中多少的精神與時間！更有由此引起的種種煩悶、曠恚、苦惱、憂慮。這些那些，長年累月地淤積、侵蝕，逐漸蒙蔽了人們性靈上的光采，湮沒了那份「真」，擾亂了那份內心的寧靜。多少人栽倒在生活中，迷失了自我！「死亡祇能埋葬軀殼，生活却能埋葬靈魂。」人生存在世上如果祇成為行屍走肉，豈不比進了墳墓還更可悲？

噢，那卑瑣的生活已使我心力交瘁，已使我十分厭倦。多久以來，我一直想尋求解脫，想俟機引退，想找一角遠離塵囂的僻靜處所安棲。不為遁世，祇為找尋內心的寧靜，讓思想澄清，讓性靈淨化，返真還樸，恢復自我。我嚮往着的是一片幽邃的山林，結草為廬。坐聽松濤鳥語，閒看白雲出岫，淡泊寧靜，更無半點俗念。

我嚮往着的是一角清靜的海濱，砌白石為屋，晨觀海上日出，夕聆浪濤拍岸，胸襟坦朗，更無一絲煩慮。

嚮往愈甚，厭倦愈深，我應該有所抉擇。但願我能擺脫那堆瑣事，擺脫那無形的桎梏！

心

中自有丘壑在

明天，去迎接陽光

×月×日

如果說枯燥乏味的生活是一片無法跨越的沙漠，那麼，真純的友誼該是一支橫貫沙漠的小溪。與一二知己互訴衷曲，暢談甘苦，彼此同聲一嘆、勉勵一番，彷彿肩頭的重負、心頭的積鬱便都減輕了。

今天，凌與宛不約而同來訪，宛的興趣是多方面的，從不放棄任何生活中的享受，凌却是個把生活看得太嚴肅的人。

我們啜着濃醇的咖啡，毫無拘束的說話，像一串串雨珠撒落在湖面，激起一圈連一圈的漣漪，散開、擴展、消失，又再串綴。我說起我對生活的厭倦，說起想引退的動機……

宛玫瑰花瓣似的手指停止攪動咖啡，抬起那雙黑亮的明眸盯著我。

「噯，妳是說妳竟想離開這繁華世界，做起高雅的隱士來？」

「我若隱居只為求一時的寧靜，決不是想附庸風雅。」

「難道妳就不怕那無邊的寂寞？」

「我早已習慣與它廝守，何況在人群中也常有比獨處更甚的寂寞之感。」

「妳怎能忍受那感情上的折磨？」

「有感情並不在朝夕共處，靈犀一點，便已融會貫通。」

「妳又怎能抵禦消弭那種種的慾念？」

「慾念都由外在的因素誘發，若無因素，便無慾念。」

「究竟妳比我豁達，超然不同凡俗！有時我也會感到生活空虛無聊，但是我就不能想像我一旦捨棄那些聲色的娛樂、愛情的遊戲和物質的享受，又怎能活下去！」

宛輕柔的聲音迴旋在空氣中，像小提琴演奏曲嫋嫋的餘音。但另一個金石擲地般的錚聲把它截斷了，在一旁以雙肘支頤、一直沉默着的凌，忽然微微冷笑着說：

「生活，爲的是征服它，逃避是沒有用的。」

「妳弄錯了，我絕不是逃避。剛才我已說過，祇是暫時引退，爲的是重獲那份被瑣務擾亂了的心的寧靜。」我分辯着。

「生活的進行永遠是持續不息的，那有停止了心臟活動的人還能呼吸、脫離了現實的再能跟得上時代？」

「可是，我實在難以忍受生活中的瑣事——妳聽說過樑木的故事麼？當

它是山上的一株樹時，經過多少狂風暴雨，屹立不倒。當它成為棟樑時，支撐着宏偉的建築，穩若磐石。誰知最後却被一些小蟲蛀蝕了。那些瑣事便是那些小蟲，而我怕自己還不及那樑木堅固呢！」

「木先潮濕然後生蟲。至要的是先乾燥自己。妳若心裡健康、觀念正確、目標堅定，卑微的小蟲又奈何得妳？」

「可是……」

「人生原是與苦俱來的。做人便是從痛苦中去學習、修養、覺悟，這才能領會人生的真諦。經不起生活考驗的人，便是懦夫，是弱者！」

凌說得激昂慷慨，振振有詞，我竟一時為之語塞。……

宛和凌都去了，她倆不曾幫我減輕重負，却給我留下了更多的矛盾與衝突。我並無做「超人」的奢望，因為我祇是極平凡的人，我也不承認是懦夫，在與生活展開冗長的戰鬥中，我一直是不屈不撓的戰鬥着。我祇不過是厭倦了瑣事，渴望着過一種單純、寧靜、屬於性靈的生活，却不知從何尋求？……

×月×日

昨夜未曾睡好，一晚上祇聽得窗外風風雨雨，更加上惡夢擾人，彷彿纔一交睫，又無端地恍然驚醒。幾番輾轉，曙色已透入紗窗，起身上學的孩子與枝頭早起的小鳥掀起一片嘖嘖喳喳，劃破了清晨的靜謐。

一天的序幕掀開，又面對着繁瑣的生活。

一宵風雨，將滿枝盛開的玫瑰摧墜泥濘，遍地殘紅落葉，我懶於掃除，椅上扔着未縫完的衣服、未織成的絨衫，我亦懶於拈針。郵差送來兩張晚會的請帖，我祇不經意的撇在一旁，有訪客掀動門鈴，我祇讓女傭出去諉稱病了。電唱機上積滿塵灰，翻開在桌上的書卷，祇有窗外吹進的風偶然來掀動……，我像一座準時工作了許久的時鐘，發條忽告鬆弛，像一部轉動了許久的機器，零件磨損而又缺少滑油。

籬畔一角，數叢紫陽花經過風雨的洗禮，似乎開得更鮮妍了。它不及玫瑰嬌豔，却比玫瑰經得起磨練。一隻粉蝶，正悠然尋芳，幾隻蜜蜂，自忙着採蜜，這兩種小生物所表現的，正是生活的兩個極端。一個是恣意享受，一個是嚴肅的工作。我很想知道這兩者之間可有煩惱和厭倦、可有衝突和矛盾

心

中自有丘壑在

？但看他們翩躍自翩躍、忙碌自忙碌，似乎從不知道世間還有所謂這些那些。

那麼，是因為人類的智慧才產生這種種嗎？

宇宙是那麼廣袤，人類却各自用薄薄的牆把自己圈在極微小的一個角落，人生是那麼豐富，人類却一輩子祇在可笑的瑣事中打滾。這便是人類的智慧，把人人都造成了畫地為牢、自築樊籠的傻瓜！

噢，我寧可是那自由自在的小小蟲多，要不，就讓我倒退回去，做個混沌初開時愚鈍的原始人罷。祇有單純，單純才是真正的幸福！

×月×日

夜已深靜，被一天的疲倦所征服，衆人都沉沉熟睡。獨我繞室徘徊，復又案前癡坐。隨手從故紙堆中拾起了閱讀筆記，翻閱着當時任興之所至摘錄下來的片言斷句，這裡收集着不少前人對生活所下的定義，奈愈讀愈令人困惑，我正待闔起扔下，另一段文字似雨後虹彩般吸住了我——「一般人隱居在鄉間、在海邊、在山上，你也曾最嚮往這樣的生活。但這乃是最為庸俗的事。」——人人都認為隱居乃是雅事，他却說是庸俗，這人的觀念，似乎很

特別，該文作者瑪克斯·奧瑞利阿斯，這位曠世奇人不僅是位苦修的哲學家，竟還是叱咤風雲的古羅馬皇帝！我接着往下看——「因為你隨時可以退隱到你自己的心裡去，一個人不能找到一個去處比他自己的靈魂更潔淨——尤其是如果他心中自有丘壑，祇消凝神一顧，立刻便可獲得寧靜，所謂寧靜亦即是有條不紊之謂。充分利用這種退隱的方法，使你自己得到新生。」——我默誦了一遍又一遍，就像一個在幽邃的山洞中迷失了方向的遊人，摸索了許久，四面碰壁。幾疑已陷入絕境，忽然眼前一亮，終於發現了一線蔚藍的天空，又似一道來自天際的曙光，杳然通過心靈的黑夜，頓覺茅塞盡開、蒙昧盡去。真是：

衆裡尋他千百度，驀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燈火闌珊處。

這許久以來，我苦於瑣事煩擾，一直想尋一角幽邃僻靜之地退隱而不可得，原來無需旁求，就在自己。屬於自己的那方小天地才是外面任何客觀的事物不能涉及的清淨地！儘管生活中許多繁瑣之事令人困擾、許多庸碌之事令人苦惱，「祇消凝神一顧，立刻便可獲得寧靜。」多麼神妙，又多麼簡捷！就在那凝神一顧間，心瓣啓闔，把一切壞的印象都摒除在外，祇留下一片瑩潔